

## 土方巽舞蹈中的體、適、能

莊士弘

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博士生

筆者淺見認為，儘管亞陶(Antonin Artaud)和德勒茲(Gilles Deleuze)所謂的「無器官身體」(body without organs)概念可以脫離西方戲劇的敘事(narration)或邏各思(logos)傳統，強調原本被邏各思所遮蔽的身體位子，並挑戰一切的組織化的事物。然而，我想試問，身體使組織(organism)或器官(organs)崩解，之後呢？或許，我們可借用南西(Jean-Luc Nancy)所說「向外的身體」(extensive body)的思想來探討舞蹈之外，亦可植基此概念，進而延續無器官身體論述的討論。由此，我們既可以補充亞陶無器官身體的概念之外，亦可建立起德勒茲與南西之間的「非—關係」(non-rapport)。

身體往往是一具文化的身體，不斷地由外在論述及內在的自我建構，雙向地自我型塑、符碼化、儀式化的身體，由各式的論述及機構所包裹的身體。也基於此，日本舞蹈之父土方巽一方面承襲當時亞陶的無器官身體概念，一方面挑戰當時一戰日本傳統能劇(のう)由儀式所馴化的身體。身體固有的文化鏈鎖被解開，固有身體物質性的界線也藉由抹上白粉於全身(包括臉)而被抹除。抹除文化的身體指的是使型塑、變靈活的「失」能的身體，變得蘊有其它可能之能。正是身體的「失」能方能召喚出身體的能(puissance)或潛能(potential)。

循著萊布尼茨(Leibniz)「部分之外」(partes extra partes)的脈絡，以及現象學解構的路徑，南茜認為身體是自我展現(s'exposer)的運動：身體向自我(se)展現，另一方面也向他人(se)展現。所以在南西身體討論中，向外性與他人占了一個極為重要的位子，也展現出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共在關係。在舞蹈中，舞者的身體不單是(非)人類的身體，更是與周遭事物產生關係的體。其身體是一顆石頭，一隻樹根，一片樹葉。身體在頃刻間不再是人類(中心)式的身體，而是世界的身體，或是身體的世界創造(creation of the world of the bodies)，與大寫存有(Dasein)而棲居的身體。在劇場上的身體不再為邏各思而服務，不再淪為意義(signification)的能指與所指，而是界於與他者之間的身體。德勒茲的提問：「身體能做什麼？」—或許在土方巽舞蹈身體中，以及南茜論述下的身體中，可以得到呼應：它是與他者產生關係的身體，棲居於世界的身體，一具向外延展而開創性的身體。

關鍵字：德勒茲、南茜、土方巽、舞蹈、無器官身體、亞陶